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茅盾作品

石碣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石 碣

茅盾 著

玉臂匠金大坚还没刻完半个字，忽地又是扑嗤一声的笑起来，抬头望他的秘密工作中的伙伴。

“金二哥，又笑，怎的？”

靠在太师椅上慢慢地摸胡子的圣手书生萧让轻声说。胡子，原来只有稀落落的几根，又很短，然而只要左手空闲着，萧让就总得去摸，这和他的喜欢轻声儿，慢慢儿，两字三字一顿的说话的方式，都是新近才有的习惯。

“萧大哥，你真是活像智多星吴用了！再过几天，我就管你叫智多星罢！”

算是回答了萧让的询问，玉臂匠金大坚简直的放下了刻字刀，双手按在石碣上呵呵大笑起来。

萧让得意地摇着头，随即把脸色放得更庄严：

“我说，金二哥，怨不得，吴军师，那样叮嘱我

来。你只是心直口快！”

玉臂匠呆了一下，似乎突然憬悟过来，他收起了笑容，拿过刻字刀，低着头便又干他的一点一画的工作。

“慢着，金二哥，刚才，你又笑，到底为的甚么？”

“想到你和我躲在这里干这个，就要笑。”

“你真是！”萧让顿一顿。“呵，金二哥，不应该笑。我们这，是非同小可的大事，是水泊里的机密呀：全伙儿，一百单八位弟兄，就只有，你，我，吴军师，参预这机密；便是宋公明宋大哥，他自己，也兀自睡在鼓里头呵！”

从工作中再抬起头来的金大坚本已有一句话冲到口边：正因为恁地，更加逗的人要笑呵！可是望见萧让的那样庄重的脸色，便不好说出来，只撮起嘴唇做了一个怪相，算是百分之几的抗议。

这也瞒不过精明的萧让。料到这玉臂匠还有几分不了解，——几分不懂得吴军师的“策略”的奥妙，他萧让猛可地担起心事来了。和玉臂匠原是老朋友，知道这位朋友的嘴巴原来靠得住，和他手里的刻字刀一样可靠——从没放松一丝一毫，但是眼前这“石碣”的事儿太重了，他萧让便觉得很有再切实叮嘱一番的必要。

然而要把吴用的“策略”解释明白也颇困难。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大秤分金银的勾当，本来全靠的“公平”二字叫大家心悦诚服；都是受不过冤屈，才来这水泊里落草的。失却了“公平”，也就不配做绿林好汉。同是头领，同是忠义堂上的虎皮交椅，诚然也还有个第一第二之分，但这是纪律呀！没有不守“纪律”的绿林，而况“主座”属谁，也该付之公议，不应当有私心，弄诡诈。不幸的是军师吴用这回的“策略”看起来太像是诡计了。

这么想着，萧让的想要说服金大坚的勇气很不体面地便短了一半。他偷眼看他的伙伴。刀尖落在石头上发出“滋拉，滋拉”的声音，仿佛是金大坚的暗笑；然而金大坚当真并没笑，他在那里认真地工作。

这使得萧让心里略略安定一点。毕竟这位老朋友还可靠。摸着稀落落的几根短胡子，萧让再把军师吴用嘱咐过的话语想了一遍，然后轻声儿慢慢儿说：

“金二哥，你看，玉麒麟比宋大哥如何？”

“都是江湖上闻名的好汉呵！”

玉臂匠头也不抬的回答了。

“哦——金二哥；好歹，总有个，高下罢？”

只有急促的刀尖落在石面上的剥落剥落的声音代替了回答。

“众多兄弟，都说，玉麒麟，仗义疏财，一身好武艺，心地又直爽；宋大哥兀自佩服。金二哥，看来遮莫是玉麒麟强些罢。”

这回却把玉臂匠的头掀起来了。对于萧让的忽然议论到宋卢的短长，金大坚深觉得诧异。自己不是屡次承蒙他告诫莫要臧否水泊内的大头领么？今儿他自己亦犯了规么？和他的刻字技术同样地古朴的金大坚的心，忍不住暗笑；老没有机会发泄的几句话便脱口冲出来了：

“人总是成群打伙的。和卢员外亲近的一伙儿自然说卢员外好哪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！金二哥，是和卢员外出身相仿佛的人，才都说卢员外好。”

玉臂匠不很了解似的宝睛瞅着萧让。

“金二哥，你总知道，我们一百单八人，不是一样的出身呀。如像白胜兄弟，他原是破落户泼皮；阮氏三兄弟，石碣村的渔民；孙二娘开黑店，公孙军师是游方道士，李俊、张横，做水面上的勾当；这算是一伙儿。五虎将的关胜、呼延绰，他们，原是朝廷命官，派来打梁山的；便是卢员外自己，先前何尝不是跟我们作对的？所以这是又一伙了。金二哥，现在，你该明白吴军师的妙计了罢？”

没有回答。萧让悠然摸着胡子，仰天微笑，自己得意刚才的一番从吴军师那里拾来的话语。

有这石碣，两伙人便会合成一伙儿么？这样的意思也曾在金大坚心中一动。但是不失自知之明的他素来知道自己的嘴巴不济事，所以还是不出声，只眯着眼睛，用半个脸笑。

突然萧让站起来，趑到房门口，在门缝里张望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回到金大坚身边，满脸庄重气象，凑着金大坚的耳朵急促地轻轻地说：

“二哥，俺水泊里这两伙人，心思也不一样。一伙是事到临头，借此安身；另一伙却是立定主意要在此地替天行道。二哥，依你说，该是谁来做山寨之主？”

“哦！原来却是恁地！何不依了黑旋风的说法，爽爽快排定了座位，却又来这套把戏，鸟石碣，害得俺像是做了私事，当着众兄弟面前，心里怪难受！”

玉臂匠再也忍不住了，当的一下，把刻字刀掷在石碣上，大声叫将起来。这一爆发，真是圣手书生萧让所不料的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学着军师吴用的神气，只管摸胡子。

“二哥，话虽如此说；事情，却不能如此办。也须叫人人信服呀。单是替天行道杏黄旗上的一个

‘天’字，还不够；总得再找出些‘天意’来。这便是吴军师的神算妙计！”

“天意！天意渺茫，就叫我们来替‘天’行意？”

萧让沉吟着踱方步。他时时把眼光往金大坚身上溜。军师吴用的高见是不错的，玉臂匠金大坚无论如何不会了解这“策略”的作用。但自己曾在吴军师跟前力保的是什么呢？金大坚的嘴巴靠得住。是凭了十多年的老交谊，他萧让才敢这么担保的，然而现在，好像有些不稳。他偷眼再瞅着他的伙伴，没有什么异样。滋拉滋拉地又在那里刻字，一条好胳膊上的肌肉突起来像是些皖柑儿。

总算放下一半心，萧让再回到太师椅上时，猛听得金大坚又掷过来一个怪问题：

“旁的不管，只是，萧大哥，我们算是哪一伙？”

萧让愕然了。军师吴用从来不曾和他谈到这个。仓卒间他搬不出吴用的话语来应付。很想说是属于宋大哥那一伙，可是又觉得碍口。

看见萧让也有对答不来的时候，金大坚却呵呵笑了。这笑像是一瓢冷水，浇得圣手书生毛发直竖。

“我们，——我，既不是赵官儿的什么将军，教练，教头，也不曾偷鸡摸狗，开黑店，大江心里请客官吃板刀面。我们是靠手艺过活的。我刻东岳庙的神

碑，也刻这替天行道的鸟碣。就是这们一回事。提起什么天呀道呀地呀，倒是怪羞人呢！”

仿佛抖落了一口袋子的金钱似的，金大坚自己也不很相信竟会这样地滔滔发议论。他的拿着刻字刀的右手突在空中划一个圆圈，又兴奋地加了几句：

“看来我们水泊里最厉害的家伙还是各人的私情——你称之为各人的出身；我们替‘天’行的就是这个‘道’呢！”

萧让楞着眼睛，只能摸胡子。直到金大坚的刀尖和石头相触的声音再鼓动他的耳膜时，他这才醒过来似的率然问：

“是机密呢！金二哥？”

“我当作从前给人家私刻关防一样，决不走漏半个字！”